

周末,在光华楼看到主题画展,一幅名为《文心海上》的画,勾勒出复旦旧书店的内景:成摞的书聚散纵横地摆放着,木质的楼梯通向小二层,斑驳的书架上挂着绿叶。青年学生俯身挑书,垂暮老者倚着书堆将须品读。

从学校东门出去,拐几个弯,画上的小书店就二维的纸面跳入三维的现实。格局几乎没有变化,依然是以书为梁以书为栋,一切房屋架构都被隐去了,似乎不是书被塞进了这钢筋水泥的立方体,而是靠这些书支起了这一个空间。吱呀作响的木质旋转楼梯和二十厘米高的小木凳,与几公里外复旦管理学院新院区朵云书院的钛合金穹顶、数码蓝光屏形成鲜明对比,恰如这个摩登时代里的一枚活化石。

旧书,目及之处皆为旧书。乱中有序地匍匐在书架上,不分年代,不分题



李清照,《武陵春》:“只恐双溪舴艋舟。”百家注释,只说小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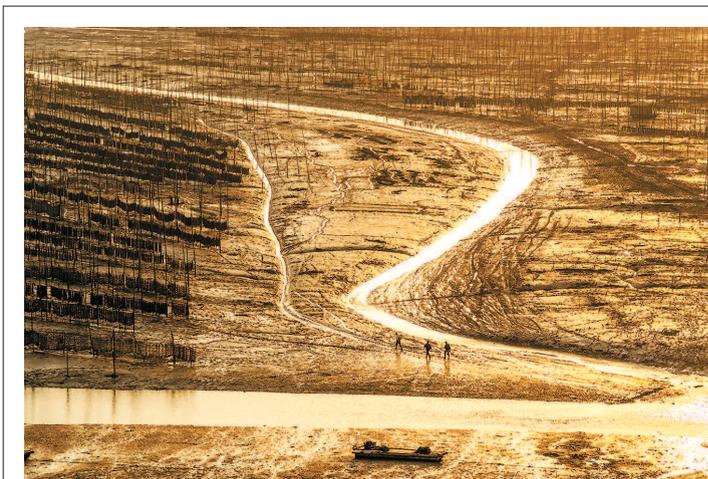
多小呢?“接篱一幅烟雾薄,舴艋八尺鳧鷖轻。”(陆游《乍晴风日已和泛舟至扶桑埭徘徊西村久之》)——长八尺;“阔处只三尺,倘然足吾事。”(皮日休《奉和鲁渔具十五咏·舴艋》)——阔三尺。

什么是“吾事”?诗中云:“低篷挂钓车,枯蚌盛鱼饵。”——钓鱼。船上有篷,有鱼饵,有钓车。皮氏《十五咏·钓车》云:“得乐湖海志,不厌华辀小。月中抛一声,惊起滩上鸟。”华辀,是鱼竿上缠线的滚轮,钓车,就是鱼竿。

淳熙四年(1177),范成大由成都回苏州。顺流而下,九月廿三到镇江,“运河浅淤,买小舟盘博,不胜烦劳”;三天后离开,“久去江浙,奔走川广,乍入舴艋,萧然有渔钓旧想,不知其身之自天末归也。”(《吴船录》)大概是江南水道平浅,水网细密,专有轻捷小巧的舴艋舟。江南人依水为生,舴艋和渔钓,一样密不可分。

张志和早有《渔父》两首:“钓台渔父褐为裘,两两三三舴艋舟”;“雪溪湾里钓鱼翁,舴艋为家西复东”。吴镇的《仿荆浩渔父图卷》上,有十几只舴艋舟,矮篷、短橈、簪笠、钓车;还有十几首渔父词,其中云:“舴艋为舟力几多,江头云雨半相和”;“舴艋舟人无姓名,葫芦提酒乐平生”。边上楼台茅舍,当中远山近树,剩下的水面,不见边际,不见浪涛,不见倒影,小舟无依无傍,悬停在空寂虚无之中——“万顷波中得自由”(李煜《渔父》)。

可是易安的晚年,国破家亡,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,许多愁”。载不动的,是小船乎?是浅溪乎?更是轻灵脱落的舴艋舟,解不了刻骨的孤苦、离恨和羸愁。



当我们读书时

江蕴琪

又在二楼转角偶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杂志。整个书店就像是一大张人类精神文化碎片拼成的地图;把所有书名浏览一遍,就看完了这一个无序的故事。

突然异想天开,如果一个人从书店入口的第一本书开始读起,一本一本昼夜不停地读,恐怕从童颜读到鹤发,穷尽一生也走不出这家书店。而且没等他读完三分之一,脑中第一本书的内容就早已模糊不清了。但如果是AI呢?瞬息之间就可以把每一页文字、插图、注释收入囊中,不仅准确无误,而且永远不会随着时间消逝。

如果真有人做了这件事,把一家店的书都录入到AI的数据库中,那这家店,这些书,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

AI当然快,因为它无需甄别,无需理解。它把百年晨昏碾压成冰冷的碎片,把丰满的骨肉压制成了无生气的标本。无论是孔子的哲思,但丁的诗句,还是三流小说的桃色故事,统统平等地倒入文本的粉碎机中,千万纸张堆叠的厚度,扁平化为密密麻麻的数字点集。相比之下,人实在是太慢了。

但为什么一定要快?打开书本,眼球跟着一行行文字转动着,大脑竭力理解的同时,指尖还感受着纸面的纹理,鼻息间也充斥着书本的清香。灯下读的是湘西的灵山秀水,脑中却不知不觉地对应着上周刚去攀登过的那座小山丘。看见书中清丽温婉的女性形象,眼前自动复现小学温柔可亲的语文老师。思绪在书本和个体之间拉扯扯扯,一个小时下来不过读了十几页,但这本书已经不再是读之前的那一本:因为被翻动过,被胳膊肘压过,封面不能再像刚买来时那样紧紧地盖着,而是微微翘起;原本空白的页边留下了注释、感想或随心所欲的勾画;油墨文字感受过湿润的目光,变得更加丰满润朗……

AI“读”一本书,不断压缩、收紧,留下扁平干瘪的数码和点集;人类读一本书,不断扩充,膨胀,填入独属的回忆与体验,将岁月塞进夹层,留下一本残存着指腹温度的旧书。AI将书本折叠为数码,旧书却折叠了人类的时光。

我们读书,不是以人脑和数码进行赛跑。作者建筑了一本书的基模,经出版、印刷,上架,有了千千万万个克隆体,每一个克隆体到达各个读者手中,读者亦把自己的灵魂融入,构成了书的一部分。正如同一栋楼的住户接手一模一样的毛坯房,

四点半,天色微明,窗外有鸟儿在鸣唱。不是一只,而是很多只,高低远近,欢喜雀跃,似在分享着开心的事情,啾啾啼啭,唱个不停。

哪来这么多鸟呢?我有些疑惑。小区的绿化带只有巴掌大小,新植的树木叶片稀疏,楼栋之间的空隙最窄处不过咫尺,连风都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,很难见到鸟儿的身影。即便偶然遇见,也只看到它们匆忙地掠过,都来不及看清长什么模样。

我怀疑自己是在梦中,可那悦耳的鸣声却清晰得仿佛伸手就能触碰。沉下心来听,听着听着,身体仿佛随之变得轻盈起来,渐渐飘浮在半空中。恍惚看到,屋子的前后左右,远近高低的空间里,铺陈了成百上千只的鸟儿,数也数不清。它们都在引颈高歌,不遗余力。

“你看我掉多少头发,一揪一大把。”

不是说用好药不掉头发的吗?怎么还是这样?看着妻子把一缕一缕头发丢进垃圾筐里,我有些心疼。她说:“干脆剃光算了。”我说:“让它掉吧,能留多少是多少,戴个假发不就行了吗?”

妻子留光头还是十一年前。那时她刚患乳癌,第一次化疗后她头发落得满地都是,她跑到理发店,三下五除二,剃了个光头。但我总想她把头发留住,想想我第一次与她见面,长发披肩,波浪卷发,是多么美丽飘逸的女郎啊!

生活,别看平时死水微澜,但有朝一日被突然打破,就会变得手忙脚乱。我们离开家乡来到上海,奋斗了许多年,儿子从幼儿园到大学,虽不富裕,但总算平静。可有一天,妻子突然摸出乳房有个肿块,去医院检查,初诊是浸润性癌,做乳房切除手术,再做切片分析,是恶性的,我们整个生活的秩序给打乱了。

妻子一开始想不通,为什么上天单单惩罚我?但也就是两三分钟的工夫,镇定下来后,她想,既然事情来了,就要正确面对。不光自己坚强,还鼓励其他病友共同战胜病魔。她喜欢唱歌,病房里时常传出她愉快的歌声。她是共产党员,病

各自刷上不同颜色的漆,挂上不同材质的窗帘,搭配不同的家具饰物,遂独享各自与众不同的小屋。读者手中拿着的,是书页中夹着糖纸和夜读月光的独一本,是文字上勾画着线条和批注的独一本,是某一页因被反复摩挲而边缘翘起的独一本,是书脊微微磕破刚磨的独一本,是只能让他想起那次旅读风光与心情的独一本。

我有一本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初二寒假我一边吃着柠檬凤爪一边读它。书读了一页又一页,凤爪吃了一包又一包,汁水滴落在书页上,大卫颠沛流离、绵长婉转的一生被迫泡着凤爪酸香的气息进入我的脑中。直到现在,这本书依然通体散发着柠檬

随着歌声,薄纱一般微弱的晨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。光亮从稀薄变得浓稠,牛奶般无声地漫进房间,窗帘上的花纹清晰可见了,房顶的水晶灯穗子有了金子般细碎的光芒。鸟鸣声渐渐淡了下去时,天地彻底苏醒,一片通透。这一刻恍惚觉得,是鸟儿用鸣唱,唤来了黎明的曙光。

万物活着,皆有辛酸。在天地间谋食的鸟儿,也有活着的不易吧。它们曾受过冻、挨过饿、遭遇过恐吓和驱赶……然而在天地微明的这一刹那,它们放下过往,欢天喜地。

每一个黎明都是重生。只是我从前,从未听到,从未懂得。然而似乎从此以后,每天清晨,我都会被鸟儿唤醒,在如水般的歌声中,与天色一同,渐渐清明。

福建霞浦是摄影人的天堂。黄昏的滩涂有着绚丽色彩,有着无穷的变幻,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,一条条蜿蜒曲折水道,反射出令人着迷的色彩,给摄影人带来创作灵感和热情。

我的这张照片是在霞浦沙江镇拍摄的。要拍到这样美丽的景色,需要有高视点。附近有所学校,教学楼正对着滩涂。和学校门卫软磨硬泡后,他同意我到教学楼五楼楼顶上拍摄。站在楼顶往下看,只见滩涂上一望无际的毛竹竿沿着S弯排列,不时有渔船进出。随着时间推移,太阳光不断地变化着,水面反射光中呈现出金黄色,暗影处又呈现出一片紫色的

妻子的落发

李新

友中当然也有共产党员,她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,让生命绽放每一时刻的美丽。

八次化疗。长达一个月的放疗。愈后的情况很好,平时服用内分泌药,吃点中药调理,一年体检一次。每次体检我的心都悬着,妻子打电话说:“一切正常。”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。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2022年,肝转移。于是又踏上了漫漫治疗的长征路。做全身派特CT,做肝穿检查,做免疫组化,服用靶向

药……开始情况挺好,肿瘤缩小了些,可两三个月即耐药了,又换了一种,效果不明显,医生说只好静脉化疗。正待要化疗,护士一量,妻子的体温38℃。发烧不止,有时要到39℃、40℃。治疗了半个月,烧总算控制住了。奇迹!肿瘤缩小了三分之一!有的说是烧小的。当然医生不这样认为,说是口服化疗药起的作用。此药服用了一年,检查肿瘤较前有所增大,认定已经耐药了,于是化疗,用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药。当然价格不菲。妻子乐观。每次去医院,碰到

缅甸曼德勒遭遇强震,看着新闻中曾经游览过的佛塔化作瓦砾,不知当年在曼德勒遇到的人们是否安好,愿当地人民能像他们的木棉花一样,在大地的裂缝中生生不息。

初春时节,恰逢木棉花开。知道这种花,是因为季羨林。他写道:“碗口大的红花挂满枝头,殷红如朝阳,灿烂似晚霞,我不禁大为慨叹:‘真好看呀!简直神奇极了!’”木棉树很高大,枝干伸展开能遮好一块阴凉,开花时满树红艳,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,见花不见叶,远远望去就像天边的红云。一朵朵肥厚的大红花饱含汁液,在阳光下泛着丝绒光泽,从枝头沉甸甸地坠落下来,啪的一声,路上便都是或干脆或被踩烂的木棉花。有人不断捡拾,但并没有闲情逸致来赏花,在他们眼里,这是卖给药贩的生计,此花有清热、利湿、解毒的功效,在热带很受欢迎。

木棉深处,掩映着居民区。天空拉满横七竖八的电线,小巷子里冷不丁杀出摩托车,土方车开过,灰尘裹挟着干燥的热浪袭来。电视里循环播放着几个广告,演员们穿着艳丽、廉价的服装,极尽夸张的动作和做作的表情。黑瘦的大人们出门打工了,同样黑瘦的小孩们蹲在路边玩耍,妇女们坐在地上给草席包上布边糊口。卖冷饮的小贩骑车走街串巷,孩子听到叫卖声,闹着要妈妈买,这种冷饮和我们小时候的一样花花绿绿,充满色素、香精和糖精,却甜着了贫瘠的童年。虽然生活担子沉重,但人们却熬着贫瘠地区的轻快。一辆自行车载着一家三口,爸爸骑车,妈妈坐在后面,孩子坐在前面横杠上,脸上看不到富裕城市里常见的焦躁,温热的微风吹动了头发,眼神里是现实磨砺后的悠然,骑过坑坑洼洼的泥路,碾过绿树投下的影子,路过懒散躺着的猫狗。

因古城的亚榻那新弥寺就有一棵木棉古树,古得不知道先有寺还是先有树。说是寺,只不过几座露天佛塔,坐落在一大片农田里。寺门口照例趴着一只黄狗,几株棕榈树、几片芭蕉叶、几根残石柱、一块杂草地。一佛、一人、一狗,连狗和鸟都有了清意。巨大的木棉树比佛塔高得多,青灯古佛旁,树也有了灵性,长得枝繁叶茂,古朴又不失生机,虽不是菩提树,倒也罢了。一尊大佛安坐角落,底下的红砖基座和四周围墙

都残破不堪。躲过了历史上的地震,却没躲过时光,常年日晒雨淋,原本洁白的脸斑驳发黑,表情依然平静,端坐大树下,如同当年在菩提树下顿悟,任由木棉树抖落一地的花,最漂亮的被捡拾起供佛,拈花一笑。山野里没有香火、叩拜,只有天地间的灵气。大佛不看、不闻、不动,自然、自在、自得。

而最动人的是孩子们。对他们来说,大树会掉下好看的花,佛塔是玩耍的迷宫。他们在那里自得其乐地欢笑嬉闹,悠然自得,轻易就接近了大人们苦苦修炼的道。

金光。金色的世界里,渔船停泊在静静的港湾,赶海人背着鱼篓走在金色的滩涂上,留下一道道优美的曲线。

我站的位置正好对着小S弯,海水还没有涨潮,大S弯上的渔船还没有进港。

面对自然界的丰富多彩景色,摄影师要从宏观中发现和提炼出局部之美。我选择了这个局部,此时滩涂上有三个

渔民出现,等他们走到理想的位置时,拍摄下这个不可多得的美景。后期制作时我几乎没有做裁剪,只是加强了色彩的饱和度,使傍晚金黄色霞光反射的效果更加突出。宁静的画面,动感的构图,加上动态的光影,这就是海的韵律。

木棉花开

张明畅

七夕会

侯伟荣

摄影